

# 呼唤纯粹的散文

□本报记者 武翩翩

“王国维说过,散文易学难工。因为散文这种文体,认识几个字的人都会写,但真正写好一篇散文太难太难了。”9月26日在京举行的散文创作学术研讨会上,林非所言的“难”道出了在座不少评论家的心声。作为中国作家协会集团主办的“2010中国文学高端论坛”组成部分,此次由《民族文学》承办的研讨会将目光集中在散文创作的现状和问题上,五十余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

## “遍地开花”背后的芜杂

谈到当下的散文创作,许多评论家用到“热闹”和“狂欢”等字眼。周明谈到,回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熟知的散文作家就那么几位。而这些年来,散文创作队伍明显地发展壮大,就作者人数而言甚至可以用“盛况空前”来形容。从广义上讲,网络文学的兴起给无数人提供了创作的可能:全国现在约有七千万人开通了博客,如果把这些人的作品都宽泛地看做散文随笔的话,可以说有几千万人在写散文;从狭义来讲,每年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散文也有很多。就创作风格和技法而言,近十年亦是白话散文发展以来最活跃的时期,各种流派标新立异,异彩纷呈,显示出该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的可喜成就和长足发展。而他同时也承认,当下的散文创作尽管繁荣,但给人以“芜杂”的感觉:“散文本是语言讲究的文体。现在‘非文学’的东西进入了散文,使得风格独特的散文越来越少见,代之以说教的、演绎历史的、语言混乱的文字。这对散文是一种损害。”

散文创作“遍地开花”的态势引起了不少评论家的忧虑。古耜在会上提到新旧世纪之交时的一个统计:我国每天在各大刊物上发表的散文作品就不下三四十万字,散文的年产量大概在七八千万字之间。他说,这样浩如烟海的作品,批评家就算“开了天眼”也读不完,难免有遗珠之憾,也很难作出全局性的掌握和

判断。

石英也指出,近年来,无论是写散文的还是制作出来的散文产品,在数量上已经远超小说、诗歌等门类,如果加上网络文字这“一大块”,这些年的散文恐怕要超过中国有记载的散文作品的总和。这是一个颇为奇特的文学现象,而文学同行对此大多保持着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这种繁荣的创作态势应该说是可喜的现象,但也容易让精彩的作品被淹没其中。每年编选散文选集,在如此庞大的作品群中寻找珠玑实在是太难了。从已经发表的作品来看,有相当一部分在思想和艺术水平上很不错,但是与异常浩大的散文数量相比,近几年散文的精品比例是不够的。作品类型化,或者说是公众模式化很突出;泛生活化、无角度、欠提炼的拉杂文字大量存在,写作缺乏规范,甚至是漫无边际的。”

## “散文是一种掏心窝的文体”

张守仁据此提出了“散文要瘦身”的疾呼。他说,翻看林林总总的报刊和书籍,常常看到呆滞冗长的散文充斥版面,像大而无当的豪华包装月饼,又像淡而无味的掺水酒,浪费了纸张和读者的精力:“我研究散文五十多年了,发现古今中外的优秀散文大多是精短的。我们大家心仪的《古文观止》都是短篇,流传千古的《陋室铭》也只有81个字。再说国外,诸如雨果、川端康成的大家散文作品也在千字左右,但写得是那么形象生动,都是读者可以背熟的经典。现在有一些散文,甭说是百年了,当时就不看了,因为空的东西太多了。好的散文要注意语言的锤炼,好作家经常为了寻找最贴切的语言寝食不安,‘为一个字捻断数根须’。散文是一种掏心窝的文体,草率而大批量的创作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所以我觉得文章应该是短些、短些再短些。”

“到底什么是散文?我以为散文的特点就是‘独特的发现,自由地表达’。”阎

纲指出,要自由表达的就是作为知识分子与作家的主体精神。而当前大量散文所缺乏的恰恰是主体精神——辞藻华丽而思想贫乏,有感动而少有震撼。不少评论家同样表示出对此的忧虑,大家认为,生命体验与人文情怀是散文的灵魂和生命线,如今人文精神的缺失所导致的“滥情”和“矫情”都对散文构成伤害。王必胜由此提出“呼唤纯粹的散文”,倡导创作者保持对中国文化的敬畏,保持写作者应有的矜持,从思想和哲理的高度来剖析人性,敏锐地感受当下的生活。

## 散文理论研究亟待加强

“现在很多人下意识地认为散文最容易写,对散文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对此我们缺乏理论文章的引导,让大家知道散文虽然没有严格的定式,但它并不是可以随随便便写作的。当下这方面的著作仍然不够。”石英关于加强散文理论研究的呼吁得到了一些与会者的共鸣。

胡平谈到,评论界针对具体散文作品的研讨会很多,但在宏观上的理论总结会又太少:“当前的文学创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理念问题。网络文学的冲击为什么这么大?就是因为读者的艺术观念改变了。所以在艺术观念上不得不做理论的探讨。批评界需要及时总结和倡导理念的声音,以此打通和社会大众的关系。”

周明亦在会上提到,散文理论研究可谓任重而道远:“尽管这几十年已经逐步形成了一支较强的散文理论批评和研究队伍,推出一批有影响的专著,但相对于该领域的创作而言,理论批评方面还是滞后和薄弱了一些。”他说,中国散文学会自上世纪80年代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散文理论研究工作,新世纪以来,每年都通过散文论坛和学会的内部刊物梳理研究成果,这些工作受到会员们的欢迎,希望今后能够得以进一步的加强。

# 《中国作家》颁发2010年度郭沫若散文奖

本报讯 《中国作家》2010年度郭沫若散文奖颁奖典礼9月27日在浙江温州鹿城区举行。荣获本届郭沫若散文奖大奖的是徐刚的《江河八卷》,这部作品以恢弘的气势、奔放的情诗和瑰丽的语言,探索了江河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尤其是江河水系环境以及江河与人类的关系,发出深邃的思考。祝勇的《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李春雷的《玉树之行》、范婉的《无事此静坐·流水》、张锐锋的《失乐园——沉默的滹沱河》、陈启文的《第三条河流》、项有标的《这一课》获优秀作品奖。

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建明,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张胜友和《中国作家》杂志主编艾克拜尔·米吉提出席颁奖仪式。艾克拜尔·米吉提表示,《中国作家》杂志设立郭沫若散文奖旨在奖掖精品力作、推出新人佳作,不断提升我国散文创作的影响力。

9月28日还举行了《中国作家》鹿



城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和高峰文化论坛。由《中国作家》杂志与温州鹿城区携手举办的“江心屿金秋文化节”系列活动同时启动,张炯、雷抒雁、蒋巍分别做专题讲座。作家们还深入街

巷、乡镇采风。丛维熙、柳萌、叶廷芳、杨匡满、叶延滨、王彬、徐小斌、徐坤、赵瑜、韩小蕙、王玉芳等作家和郭沫若纪念馆馆长郭平英参加了相关活动。(钟佳)

## 纪念赵树理逝世40周年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9月20日,在赵树理逝世40周年前夕,山西省作协、中共晋城市委宣传部、中国赵树理研究会、晋城市文联等有关部门在晋城市召开了“纪念赵树理逝世40周年座谈会”。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学文,中共晋城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康吉仁,山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杨委平在座谈会上谈到,山西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步伐是一致的,经过山西几代作家的共同努力,山西成就了文学大省的地位。赵树理的文学精神一直是山西文学的灵魂,他毕生

## 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颁奖



本报讯(记者 徐健) 由青海天地人缘文学院评选的中国当代杰出民族诗人诗歌奖9月23日在青海颁奖。吉狄马加、晓雪、阿尔丁夫·翼人、舒洁、木斧、阿尔泰、列美平措、南永前、娜夜、何小竹等十位诗人获奖。屠岸、韩作荣等为获奖诗人颁奖。颁奖仪式之后,作家出版社举行了《中国当代十家民族诗人诗选》首发式。

此次评奖也是“中国诗歌万里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期间,采风团走进贵德国家地质公园等地,近距离感受当地壮美奇瑰的地貌景观和丰富多样的人文蕴涵。诗人们还以“土地与生命”为主题展开了有关当代诗歌创作的座谈会,畅谈民族诗歌的发展现状以及取得的成就,阐释土地、生命与诗歌创作的关系,表达诗歌创作回归大地、讴歌生命的重要性。吉狄马加认为,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中国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诗人更是其中的杰出体现。诗歌代表了人类精神的高度和标志性的东西,在物质化的今天,它在国家软实力的提高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 河南文学界悬谈南丁创作六十年

本报讯 9月20日,河南省文联、河南省作协、河南省文学院联合召开南丁八十寿辰暨创作60年恳谈会。河南省委宣传部李庚香副部长发表讲话,河南省文联副主席何白鸥宣读了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发来的贺信。南丁60年笔耕不辍,创作了包括《检验绿叶英》《在海上》《被告》《尾巴》在内的大量中短篇小说。他于2006年推出的五卷本《南丁文集》

反映了半个多世纪河南当代文学的发展轨迹,其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大、中学课本及课外教材,并被译介到国外。南丁任河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期间高度重视作家队伍建设,创办的《莽原》《散文选刊》《故事家》,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河南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南丁被中国作协授予从事文学创作60年荣誉证书章证书,被授予“河南省文学奖——终身荣誉奖”。会议由河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主持。

(何文)

## 央视“子午书简”播出“贾平凹专访”

本报讯 中国作协与中央电视台“子午书简”栏目联合制作的中国作家系列访谈——获茅盾文学奖作家系列之《贾平凹回故乡》(共4集)9月27日至30日在央视10套12:05首播,23:55重播。这部系列文化专题片是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与中央电视台摄制组陪同贾平凹一起,奔赴作家故乡——陕西商州丹凤县棧花村,深入采访《秦腔》《高兴》作品中众多人物原型后摄制完成的。四集文化专题片向观众呈现了当下农村生活的丰富性,展现了贾平凹近期的创作走向和作家本人与他的文学故乡的不解之缘,并对贾平凹长期关注与思考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改革与农民命运的代表作品《秦腔》,做了独特视角的记述与解读。尤其片中的作家本人在文学故乡的现身说法,让观众深刻体味到一个关注土地、热爱农民的当代作家对变化中的乡土中国的深情。(创研)

## 《韩乃寅文集》反映农村变革

本报讯(记者 武翩翩)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韩乃寅文集》日前在哈尔滨首发。该文集收入了作者《天荒》《苦雪》《汨祭》《高天厚土》《岁月》《龙抬头》《特别的爱》《狗眼》《食为天》《破天荒》及中篇小说集《回声》等11部作品。黑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赵毅在首发式上说,韩乃寅用精彩的笔墨塑造了一系列农业干部、农场职工、普通农民、下乡知青等鲜活的形象,并通过描写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揭示了他们的企盼、追求、挫折和奋斗,从而深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的巨大变革。从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毕生投入农村工作的领导者对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和中国农村经营模式、管理模式的深入思考。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展现了黑龙江农垦系统的真实风采。韩乃寅已创作中篇小说和影视作品22部,其中长篇小说《岁月》获丁玲文学奖一等奖,黑龙江省文艺精品奖等,由此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破天荒》获全国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



在《山楂树之恋》公映前的看片会上看到肖克凡,才知道他是这部被炒得火热的电影的编剧。当时就跟他约了专访,由于一贯的低调和谦逊,他有些犹豫。经过数番沟通,他才答应下来。

记者:在电影《山楂树之恋》中,您署名为“拍摄剧本编剧”,以前很少有这种提法。肖克凡:张艺谋导演是从别的公司购买的电影版权和剧本。出于自身电影风格的考虑,张导认为应当在人物语言和行为细节方面下工夫,决定重写这个电影剧本。他拍摄使用的正是我重写的这个剧本,所以我署名为“拍摄剧本编剧”,以此明示。他是个非常尊重别人劳动的人。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剧本创作的?肖克凡:今年2月初,大约是2月5号吧,张艺谋导演的文学策划周晓枫打来电话,说张导准备拍摄一部以上世纪70年代为背景的爱情电影《山楂树之恋》。因为我是“50后”而且是写小说的,比较了解那个年代的生活,所以请我进京跟导演聊一聊。当时我没有读过走红网络的原著,就“恶补”了一下,也读了先前的剧本。我到达北京得知,张艺谋导演将请人重新编写剧本。就这样,我跟张导聊了3天,谈话间掏出一个新的剧本大纲,给即将到任的编剧预备着。我看到工作室里,副导演们进进出出,墙上挂着备选演员们的照片。这部电影确定4月上旬开机。当时已到2月初了,颇有箭在弦

## 肖克凡:编剧《山楂树之恋》是“模拟恋爱”

□本报记者 颜 慧

上的紧迫感。我的聊天任务结束,跟张导道别。他将他的“奥运邮册”送给我,签了名。他还特意拿出一个“红包”,说快过年了送给我小孩儿。他的善意,令我感动。以前我也接触过几位影视导演,人品各有不同。

回到天津,我继续赶写自己的长篇小说。过了春节,大约是2月21号正月初八下午,晓枫又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担任《山楂树之恋》的编剧,我开始挺为难的。一是我十年不写剧本了,就是想清静清静写小说,二是手头长篇小说正在收尾,不想中途打断,三是担心自己难以胜任,何况这是张艺谋的电影。然而电话里晓枫告诉我,原定的那位大腕儿编剧临时生病住院,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编剧,晓枫说现在就是“救场”了。既然是救场,便不能推辞了。第二天是2月22号,我拎着笔记本电脑进京,接受了这个时间紧迫的任务,开始了跟张导的正式合作。4月上旬剧本完成了,4月13号我跟张艺谋去了宜昌市远安县拍摄现场。4月16号开机,我在驻地改写和增写了几场戏。这个剧本我总共用了两个月时间。

接受编剧任务后,我对作品的感情是逐步加深的,在与张导不断研讨的过程中,我们最想传达的正是那种发生在禁锢年代的感人至深的爱情。我想,无论在什么社会背景下,真正的爱情总是令人向往的,尤其是清纯的初恋。以前我对“情圣”这个词儿不大“感冒”,到了写剧本时,我喜欢上老三这个人物了。

记者:您以写工业题材作品著称,这次写爱情戏,却让让观众感觉到里面的一些细节非常打动人,也使得人物形象得以建立起来。肖克凡:我以前写过不少所谓工业题材的小说,比如《机器》。爱情题材很少触及,可能是不懂爱情吧。这次担任电影《山楂树之恋》的“拍摄剧本编剧”,确实是对我“爱情想象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我“模拟恋爱”的一次尝试。至今我还记得,我在写作剧本过程中,渐渐沉浸其间,不知不觉重返青春年代,进入了我与剧本的“恋爱状态”。至于电影里的一系列细节,比如静秋和老三过河时的那根小木

棍是我跟导演聊天儿时就谈到了;山楂树图案的脸盆是我在写作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灵感。老三从碗里夹出一小块儿肉递到静秋嘴里,还有静秋母亲摸女儿的鼻子以此验证“是不是原来的你”,都是原著和原剧本里没有的。一部电影必须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光凭台词是不行的。

还有老三病房天花板上的照片,原著里是一张静秋6岁时的照片,属于学龄前儿童。既然电影里安排了老三跟静秋在县城照相馆合影,导演就将这张照片延用下来,用在电影结尾处起到催人泪下的效果——那样一个年轻可爱的生命就这样消殒了。

记者:不过看电影的时候觉得有些情节有点不接,那几段字幕多少有点补场的感觉,或许是剪得太狠了。

肖克凡:在我写的剧本里,开头和结尾都是有字幕的。成片后大家看到的字幕有五六处,这是导演为了聚焦两位男女主角,最终做了如此剪裁。我们写小说不是有“叙事空洞”之说吗?这部电影的字幕就是在取舍之间,刻意突出叙事重点,争取达到返璞归真的效果。由于电影告别默片时代以来很少使用字幕手段,而是大量使用画外音,所以观众可能不太适应。当然,我以外行的眼光看,这部电影如果增加10分钟长度,可能会更周全些。

记者:您自己看这部电影时是什么感受?肖克凡:第一次看电影时泪流满面,因此我觉得自己虽然不懂爱情,但还是能够被爱情所感动的。第二次看时满面泪流,因此我觉得自己虽然成长于思想禁锢年代,但还是属于心理正常的人——面对爱情悲剧依然懂得感伤。

记者:与张艺谋的合作状态如何?肖克凡:与张艺谋导演的合作是松弛的,也是愉快的。他尊重编剧,厚以待人,凡是对他有过帮助的人,他都不会忽略,尽管他当面不说,心里却记着。在这方面,我深有感受。身为“第五代”导演,他对细节有着过人的记忆力,对大局有着宏观的把握力,还有对电影艺术的执着追求,都使人惊讶。尤其他有着一双摄影

机的眼睛。比如选择饰演静秋的演员,生活里周冬雨并不抢眼,电影里却是那么清新别致。这足以证明张艺谋导演的眼光独到,接近孙悟空的火眼金睛。

与张艺谋合作,我悟出一个道理,不论哪行哪业,举凡到达山巅高度的人,必有过人之处。张艺谋的敬业精神和冲天干劲令人叹服。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敢恭维他的《三枪拍案惊奇》。然而对于各种负面评论,他都能坦然对待。通过这次合作,我看到导演办事接人待物的表里如一,不装,不作,不瞒,不怨。他随和而安静,挺大气一个人。我估计他至少还能拍10年电影——因为他有着一颗平常心。无论从事什么工作,惟平常心方可长久。

记者:您更喜欢写剧本还是写小说?

肖克凡:写小说是个人行为,自己指挥自己,你愿意拔自己头发就拔吧,你愿意四脚朝天就朝吧,总而言之是“个体户”,你六亲不认都没人管你。小说是一面的东西。写剧本则不同,它只是电影工业的一道工序一个环节。电影是立体的产物。因此,只要写剧本你就要有团队意识与合作精神。就心态而言,写小说是静态的,一只室内动物而已。写剧本是动态的,比如要经常与导演研究人物行为和故事走向,要表达更要沟通,要坚持更要倾听。向往静态的时候,我喜欢写小说,向往动态的时候,我喜欢写剧本。另外,我觉得一个作家必须与人接触,否则可能越写越脆弱,出门见了斑马线都迷茫,还可能把过街天桥视为天堑,永远站在大街这边。其实,风景有时候在对面呢。

记者:您之前谈到了新的小说在创作中?

肖克凡:今年底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将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生铁开花》。书没出版,电视剧版权便被影视公司购去,准备拍成40集电视连续剧。我今后还是要写一些小说的。至于影视编剧方面则不好预计,看机缘吧。

面对面